

學界二十年

大大小小的回顧專輯，政治經濟民生，無所不談。幾個記者朋友，不約而同想問問我**移民台灣**什麼的，一來我不是移民專家，二來我個人的經歷也不想多說，就婉拒了。也有朋友知道我研究電視文化，想談一談香港電視興衰。但我實在心虛，香港電視業由盛轉衰、一台獨大、一池死水，有什麼好談；而且我也不怎看電視，藝員歌星劇集都說不出名字來。

有個範籌比較小眾又比較悶，就是學術界，做專輯的人比較少（應該沒有），我就在這小方格回顧一下。

九七前兩年，我剛入行。那時有一批中年學者移民他去，青年學者發揮的空間很大。當年做乜都得，有心做，就有機會。而且覺得九七回歸，大時代的關鍵時刻，研究的點子特多，呼朋喚友，游刃有餘。由一九九六到二〇〇〇年，幾年間，我開展了大大小小的十幾個計劃，沒有教資會的微觀評核；沒有特別去想「什麼是國際影響大」的項目；沒有特別去分這是研究、那是教學。舉一兩個例子，我和幾個學生，由他們九六年入學，經過九七，最後九八年畢業，每年做一個錄像訪問，三年下來，五個學生，十五個訪問，成了一部「大學生回歸」紀錄片，還得了個小小獎項。又有個project，認識日本人羽仁未央，她是香港狂迷，像愛上一個男人那樣迷戀香港。我們幾個學者，與她每月一聚，談香港影視、婚姻、街道、教育……然後出了本《香港情書》。我覺得這些都是人文學者應分做的，而且做得很興奮。學術研究，國際的、本地的；教學，課堂上的、課餘的；服務社會，由寫報紙文章到參與社會，環環相扣，都是相連的。那年頭，沒有學術糾察會將你的活動分門別類，然後打上黑豬、白兔。這都是回歸二十年慢慢變化出來的。（之一）

馬傑偉隔兩日見報